

倮攘通考卷之四

刻九邊圖論序

江左謝少南撰

夫西北邊議秦漢而下何可廢焉蓋商周之前斥土未廣秦隴太原則其極界形勢近會守援利捷又時尚封建各以國之全力當其一方自救藩裔無弗專矣觀詩書春秋所載犯順之事可數也始皇拓遠綿堞萬億漢武窮塞三紀弗休青海受降懸寄數千里外可謂一時之盛然地廣則不必盡有險要師徒番戍則自衛無恒心歆百年無事勢固難矣是故邊議日興焉魏晉及唐徃徃引虜入腹助懽攻畧卒受千

擾陵遲至宋遂為元有嗚呼此天地莫大變也其諸
人謀弗臧貽賊自撥也乎我

國家受

大明命驅濯醜穢復還三五之宇

聖神漢烈上報千古矣永樂犁庭士休烽熄正統後邊事
漸興制置稍異至正德間屢變其舊乃今尊俎不廢
焉地險未據士民之舍仰時與勢異耶伐謀者有遺
筭和嗟大許子澹論之作其意遠矣是故覈堅弱則
結士心有道也充虛實則足軍備有道也據要害則
益屯戍有道也忘聲援則於國有違也以因天時

以盡地利以備人事兼而締之舍是非策矣重撫臣
之道四焉重將臣之道四焉經也確乎其不可易摯
逆議者大凡其矣故曰許子之意遠也或曰圖何為
者也夫措攻守之議者未有不先其地勢者也至金
城乃上方略聚米為山谷虜在目中是故圖之不可
以已許子之意遠也夫君子志世故苟不得豎勳于
身必于其言言可興不啻足矣予于許子之論重有
感焉爰刻之真定真定宣大內防也

嘉靖戊戌九月朔日

九邊圖論目錄

奏稿一

題稿二

九邊總圖三

計十快

圖論自叙四

遼東圖論五

薊州圖論六

宣府圖論七

三關內附

大同圖論八

榆林圖論九

九邊圖論
寧夏圖論十

甘肅圖論十一

固原圖論十二

九邊總論十四

九邊圖論目錄終

奏稿

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臣許論謹

奏為遵

明詔據愚見以裨邊務事先該禮部題為修省事節奉

聖旨各衙門大小官人但要思盡厥職如有關係

國家大計各自陳說來行欽此臣仰承

明詔竊伏感奮雖庸陋之質踈謏之才無以自効自獻然

叨備任使世受

國恩苟有聞見焉敢不盡其愚以備萬一之報塞乎臣

竊念天下大計安內攘外二者而已近日

陸下廣採言官之獻納

俯受大臣之論思其於安內之計已舉其大且要者矣至於攘外之計其大且急者則莫先於邊務而籌畫未周振揚或緩此臣犬馬之心所以早夜懸懸而不釋也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古之明王不曠武而其威自不可犯何也有先事之備也今

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內地既虛邊方尤甚然內地則無形之憂而邊方皆剝膚之患釋今不理臣不知敵將何極也

陛下臨御以來

軫念九邊兼收府策中飭將吏昭示紀綱憂勤之心可謂至矣第官司奉行止於移文人情玩愒猶踵故習臣愚以為

陛下若不自奮

乾斷銳意經營使臣下奔走功罪之不暇而欲求實效於言令之間臣恐終無益也臣家近西北而臣父先臣吏部尚書許進多歷邊陲臣頗習聞其說後臣備員兵部職方司主事職在戎務又得與聞其事朝夕籌論頗盡心力曾於辦事之暇撫拊舊聞叅以時宜著有邊論九篇又恐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夷

虜出沒無所的考復另畫有九邊一圖雖皆瓮迹空
言然披圖可以略見邊方之形勝據論可以窺知流
事之始終謹用繪寫各一本昧死進

呈臣自惟狂瞽之見掇拾鄙俚干冒

宸嚴出位妄言無所逃罪然幸一得之愚以少裨

陛下中興之業外攘之志此則臣所積誠而不容已者伏

望

皇上

留神

省覽

俯賜採擇見諸施行邊方幸甚

宗社幸甚臣不勝戰懼恐惶待罪仰望之至 云云

嘉靖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具

奏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

題稿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張瓚等謹

題為遵

明詔據愚見以裨邊務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許論奏

云云

等因奏

奉

聖旨這所進圖留覽邊論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
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主事許論應

詔條陳著有邊論九篇起自遼薊宣大以及延寧固原甘
肅等邊切惟比者邊方任事之臣其於山川之險易

虜勢之盛衰兵馬之強弱城堡之修廢將領之賢否
糧餉之盈縮與夫正紀綱明法令因地利脩人事往
往著之建議見之施為但人不能以皆賢事不能以
畢舉或徃於聞見之偏者事方興而遽止或沮於時
勢之難者事已行而未就或奪於利害之私者亦有
舉前人之功而盡棄者以致邊事日壞貽害日深今
本官於九邊朝計夕思著為茲論或得之於聞見或
參之於稽考或傳之於父兄且設為問答互相辯明
言非無稽事皆有據其見才識優長誤猷宏遠深留
心邊務者也除將處置糧餉移置官員及重巡撫職
級咨行支戶二部徑自議處外其中人情允愜事體
相宜固可見之舉措亦有事在彼中難以懸斷及事
體重大未易定擬者臣等逐篇參詳通應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查照各邊事宜係應處者臣等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量其輕重之體緩急之序次第舉行其因革損益有
裨補於邊方者移文各鎮總督撫按等官從長議處
著實舉行不許因循顧忌如果事體重大有礙施行
者徑自具奏

定奪用彰我

聖上嘉納之明而本官之忠赤亦得以少盡矣

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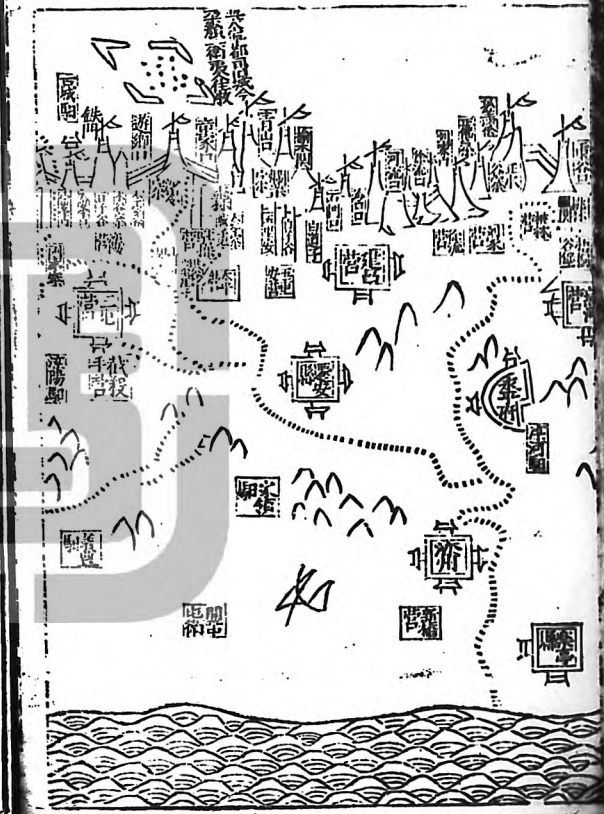
九邊圖一



嘉靖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題奉

聖旨是



九邊圖三



此北在
 長寧郡
 厚澤寺
 都內障
 娶禾
 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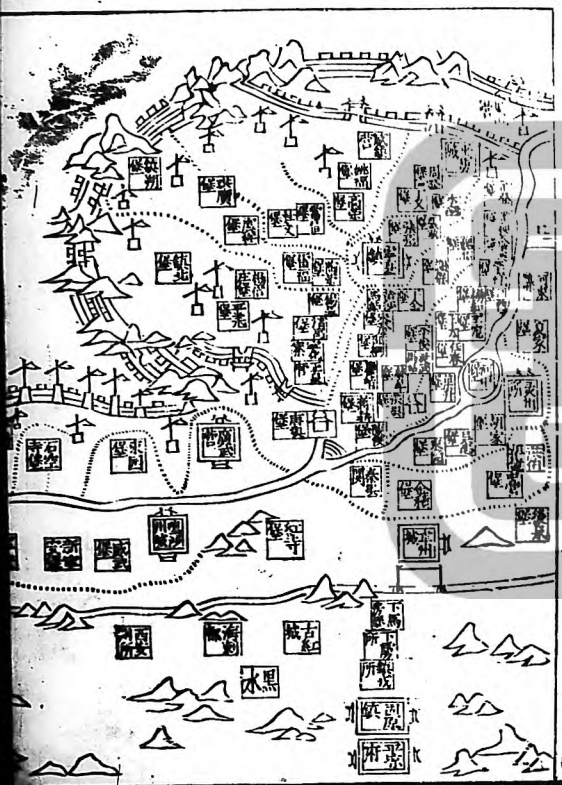
九邊圖四

此圖之大略
 所繪之圖
 均係實地
 無有虛假



丁洪列

九 邊 圖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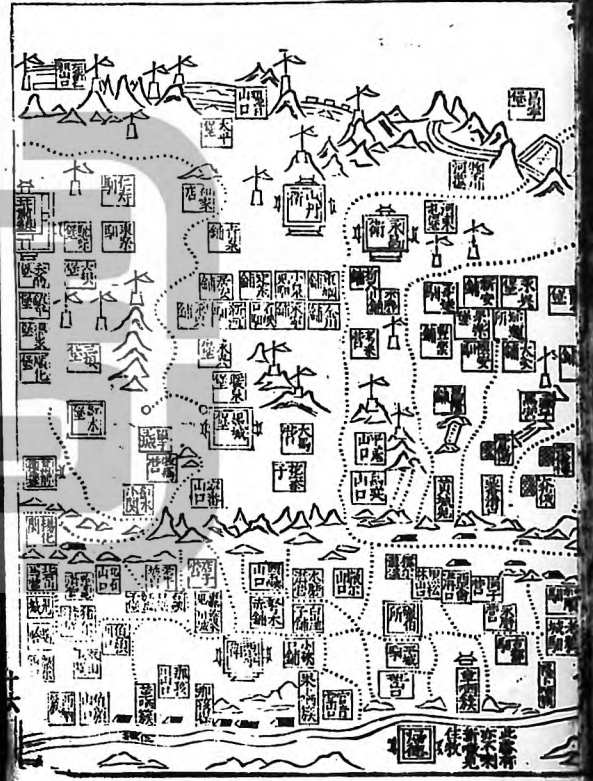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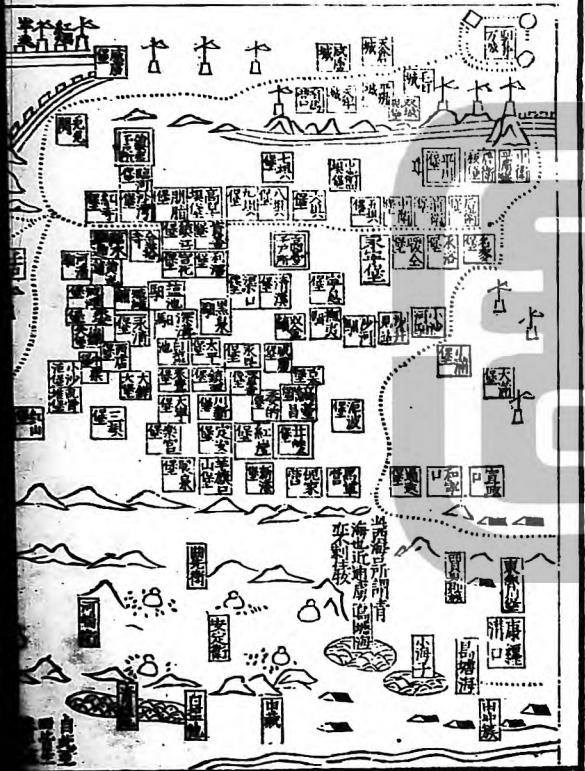
此西受降城



九邊圖



九邊圖十





九邊圖論叙

先襄毅公白首邊陲勲在

王國貽謀緒論論自髫年猶及聞之既束髮頗厭章句
見大人遺弓敝幕則欣然有懷故疆場之事多所討
論當時氣盛謂宣力

國家持戈建功名無不可者日月不居倏爾四十引弓
試馬精力頓減自分無聞久矣不復言天下之事矣
去歲移官職方復涉戎務每及利害可否之際不容
中默間中乃捩捨舊聞叅以時宜著邊論九篇雖不
足以當經濟之業亦可以廣機權之變卷而藏之用

紆壯年之志顧封疆延袤山川險易道里迂直城堦
踈密據形審勢計利制勝非圖莫見也于是乎復作

九邊圖

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職方清吏司主事靈寶許論識

九邊論

禮部祠祭司主事許論著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
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隘可以內通亦
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
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
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

大遼圖說卷之四
九
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
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
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
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中嚴防守不墮
俾恩威並立足制共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
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
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
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
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目

國家委以與虜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
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
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為啓槩邊方之慮
乎他如韋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
賂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
制一方者不得任其責矣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為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為內邊神謀渺狀遠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太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即孕顏泰寧福

餘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大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爰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

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募為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為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為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會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乃復添設遊擊

甚為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備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十里
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為叅員且掣肘乎愚
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
駐薊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
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叅將則庶乎體統
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
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
但肆為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印司所直之關責有
攸歸其役將誰諉又木鎖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
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有留京
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選將練
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宣府

宣府漢上谷郡也

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則杭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城

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求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廼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

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台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台上通開平大踞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神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

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也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叅將都勲出境燒荒過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屋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叅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芡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

月耳倉厥僅存瓦礫場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
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
至此極頽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飾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
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

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
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
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
然春夏之月黍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

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
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
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
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綬之節不亦難
哉說者謂宜於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
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
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
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
二三月秋熟之後即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
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虞

患微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大同三關內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沒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為正紀綱明法令今第一

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
瑾之虎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下之
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同觀
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為之吁可易言哉
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
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宜寧等縣棄地亦可
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
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為東西虜衝募
軍分駐則按伏之費各倚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
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蹄例在大同先襄毅巡
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
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請邪夫北虜稱
款難也又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
邪河南山西歲進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
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
之棄耗弊在各城捨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
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
河焦家坪娘娘灘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
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
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

憤之氣難戢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蓋為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蒞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眾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倍剋極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卒有變遂因而為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成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府火積薪因以為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榆林

榆林舊汧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
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
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
據內地遂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墜山湮
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
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
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
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

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
本鎮之稅為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待即馮
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為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
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
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
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
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
勇善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
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口
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二

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
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
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
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
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
所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
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
哀之不已乎一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
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
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

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扞延寧甘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

內帑至則糧價正踊緇為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漠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扞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過虜扞河外其置烽墩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城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虜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冒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扞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愚

故云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計也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為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為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今之論者以固原為堂與響石溝至花兒

岔為二門花馬池一帶為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即解嚴蓋冰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為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君之分屯重兵于

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抗雄敗後遂以山前為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過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

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妨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兩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備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有之幸討故車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六日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卅四日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日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為沙瓜亦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伍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廼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

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之且哈密甘肅藩籬諸蕃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勤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為先襄毅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

制諸夷為藩也今不為美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為要區今為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耳當緩一也哈密僻處之眾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為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為乎以為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

以為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為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番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扞亦不刺者迤北逋寇盤據西海吞併屬番為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為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條去條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邪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為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版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為防守而敢遠耕者乎

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
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
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
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
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
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
其近策矣蘭州舊有骨糧卽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
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
若以省餉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
南京運事例而移卽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
于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
族四堡六十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
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
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
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
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邪舉
其大者評以見緩急而已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於邊等官屹然一巨鎮夫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有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藺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
兵防守候在水涼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
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
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
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苦乏乎小鹽池
批驗舊在固原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
王瓊移置下馬其見備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
督所在戎務攸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
足食足兵之計不知之孰不能言之體權盡變有

乎其人焉耳

總論

或有問於論者曰今天下之患何居論曰北虜最可憂餘無患焉曰何以為可憂也曰虜莫強於金金元莫弱於我

朝而始盛於今日是以知之蓋自我

太祖高皇帝迅掃之後胡裔半留中國入遼沙漠者無幾太宗文皇帝又復申北伐之威三犁其庭于是窮荒餘魄僅存冢息是以九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視宋人僑西夏一路而屯戍七十萬蓋倍蓰矣故曰虜莫弱於我

朝柰何百餘年來生聚既蕃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
河套之地皆為所據自也先火節之後益輕中國持
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
過依險結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為萬全視彼驅
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絕無堂堂一戰者
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已甚難蓋衆寡之勢殊
強弱之形異耳所幸狼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
不能持久每一大舉驟肉掠馬頗亦勞費若得失不
讐則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
轉橫既連得利心益激盪而吉囊者復眺梁其間最
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
衆竊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為狗鼠之計則久
畝之鎮豈能外寧供餽之擾或生內憂誠不知邊事
所終矣曰今之邊備何如曰地方殘破兵馬單弱邊
臣欺玩芻糶賸乏法令縱弛在處皆然是則所謂最
可憂者曰孰能興之曰我

聖天子能興之何以能興曰

聖天子注意所在則賞罰必行謀國者不敢因循任事者
不敢欺玩是以能興何以興之曰重巡撫將臣此第
一義餘皆待其人而行者耳何謂重巡撫一曰慎其

選二曰久其任三曰假其權四曰明其功罪蓋邊方
巡撫責任至重不同腹裏必有通變之才堅忍之性
奮迅之志而後可以有為先年最重其選不肯泛授
後則視為常階不論所宜倘失其人則非徒無益而
又害之愚謂於無事之時先令科道官及吏兵部各
用所知以備

簡用遇有真缺即於所舉之內酌量才力會推選補庶衆
論攸同真才效用是為慎巡撫之選夫軍久葺而後
威惠洽事久練而後劑量審功久積而後庶務成今
之巡撫甫至任而即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無罔志焉
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無善政則

朝廷將焉用彼也邊事因循而廢正坐此弊若自今限
年為例非兩考者不遷六年之內利害切身窺避無
由雖欲不極力以為之不可得已是為久巡撫之任
選慎矣任久矣而信之不專終亦無益近日邊臣奏
議多見齟齬而言官苛舉細過悍將動輒抗衡每每
令其束手是雖有頗牧之才何所用之必也

朝廷之上不惑浮議本兵之地推以同心言之得行行
之得至無牽制無掣肘庶幾其有濟乎是謂重巡撫
之權權重矣而勸懲不立何以奔走天下之豪傑願

著為令凡巡撫三年以上兵食有賴地方無虞者加陞正卿職銜仍令巡撫六年以上即取掌臺部其有失機債事悉從敗軍之法如

先朝制縱得末減不濼禁錮如是則人將憂其敗而希其成邊防大計自知所以圖之而所謂最可愛者不煩

聖主之外顧矣是謂明巡撫之功罪何謂重將臣一曰求實用二曰慎武舉三曰廣任使四曰懲欺玩夫將才所須本將戰陣况於邊方殺賊之外豈有別事近年倡為儒將之說以致武職不務本業競為浮誇雅言

而矩步繪旬而摘章撫按以是為薦揚本兵因之而任用墮

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感慨之氣為害非淺况鸞刀解牛豈其適用急湏洗此頹風還其本業作之新之如式怒蛙寧粗直猛暴之失勿從容文雅之是庶得斯弛之士克廣鷹揚之任矣夫是之謂求實用且武舉所以選將才也今退學生員緣此以影避差徭白丁快餘假名而希求進用豈有韓彭之良在此闡茸之內就使僥倖掛名便無可用之地邊方釐畫騷擾君多掛印登壇從來未見不若罷去閒人止許武官應

選仍分邊方腹裏如會試之南北卷更多其名數以廣賢科勿偏重浮詞以遺驍果夫然則既是見官郡可推委亦自知重不肯苟同將邊方腹裏均有所賴得人為盛矣夫是之謂慎武舉又

國家推用武職止許指揮以上官而千百戶不與將不墮墮人心阻遏賢路乎使得程功積事以次而升既足任使之資亦廣忠良之勸不亦可乎夫是之謂廣任用

先朝軍機法重邊官不致欺蔽否則禍出不測今乃造為活套規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回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

聞連城陷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控訴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也必申嚴敗軍之法更為欺玩之例使將臣畏而懼敗敗而不敢隱則警聳之下人自求全邊事或可興矣夫是之謂懲欺玩嗚呼百步之矢激於寸括千鈞之運轉在隻輪今之論者孰不知巡撫將臣為急執顧言之不得行行之不得至苟簡因循

遂至於此若非

聖天子銳意講求大臣極力贊相必賞必罰一洗積習之弊則雖言官諤諤

朝議諄諄而因循之根終不可拔苟簡之為又復延蔓矣如九邊何哉如九邊何哉語云根本在

朝廷此知要之言也敬附于後聊以見臣子期望之心焉耳

九邊論終

劉九邊圖論後序

賜進士出身禮部主客司主事溧陽馬從謙著
夫戎狄恭中國歷世記之矣淳維獯粥玁狁氏羌之類雖三代聖王不免罹其患然未若後世之猖甚也蓋犬羊噬嚙抵觸天性固然自古不能馴化唯三代聖王棄外之不重較爭故彼無所施齒角秦而下何其獘獨也力歐而執禁之不勝斯設形險為要阻是以其貪狼之心過焉愈騫如是則後此治中國者烏得忘制禦之術故曰時異因而執殊威飭計以待其來邊守所不容無議也

明興懷胡立夏承古帝王幅輿而版戶其譚貢所不至
功茂可謂廣遠乃時因虜業陵遲盛武以踣其氣引
弓之屬旬顛窳廬無面內窺射之志間小失得非若
秦後事矣百六七十內也先火飾一騷動事旋底
定故

廷議鮮以為意四三年來將臣失務法紀寢壞帑藏虛
置糗糗焚芻器械輓輶之需不宿具時失事註旣邊
氓而古襄拊孽特畜選練日伺動以窺要利先識者
誠不能無隱慮爾靈寶許子廷儀承襄教公遺烈顯
謀自弱冠特已奮發欲有所效見儲筭積思餘二十

年加之譚討日周遍凡諸鎮道塗遠近障塞險夷人
民山川習俗異同暨各代創寘沿革之迹靡不爛然
條貫即指掌可一二者爰著論九篇明攻守緩急所
次括之九圖示形要本末久之未有所策用也乃去
秋始疏獻

上覽焉於戲許子斯用志可謂勤已顧當事者行不行與
許子得為或不能何能知哉御史謝子應午督學畿
內覽之慨然謂斯論詳誼三表五餌之設而深有味
乎其言之也命刻諸真定以余與許子同為郎友善
故委序其下方云

嘉靖十七年九月九日

政九邊圖論後

賜同進士出身守嘉慶府前監業御史鄴城宋宜謨

同年許子廷議九邊圖論予既成乃覽而嘆曰臆哉許子之為是圖與論也夫天下之勢莫重於西北而四夷之患莫甚於戎虜蓋匪區則無以嚴夷夏之防匪論則無以達機權之變故識地形之利害沿革之宜審攻守之幾察緩急之序兩筭無遺策斯得矣予嘗恠夫漢武勤兵事遠逾三十稔竟以窮黷糜費中原而宣帝任用充國圖上方畧收功金城是雖才知之弗類亦謀弗出於萬全也於戲戎狄之害振古

如斯強弱興衰代亦各異經制區畫存乎人焉耳乃若制禦之策弛而弗講異同之見謀而未精濶畧之圖行而未至因仍玩愒逮久而變出不虞無謀以應夫然後傾海內之全力以勝之亦晚矣難矣覆轍相尋足昭鑒戒此先識者所以不能無隱憂也夫圖立而九邊之勢盡論著而九邊之務決萬里長城如指諸掌舉而措之邊陲寧戢夷靡亂華而中國常尊且安奚啻百年無事而已語云兵不出境而無敵者今非邪是固許子之意也

嘉靖十七年十月朔日

書刻九邊圖論後

賜同進士出身判真定府前工科給事中漢州劉希簡撰

中國之於夷狄分同天地制猶冠履是以聖王謹猶夏之戒春秋嚴內外之防彼之來去則弗虞也誠以綱紀政事之不脩此吾之患彼之來去於我何與焉周宣勵治王業中興然而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者譬之禽獸之宰稼穡之令遠而已乃有勤於遠畧如秦皇漢武闢其兵力強盛自取困憊陵夷逮於五胡之擾金元之變則又天地芴位冠履倒置矣此無他中國失其為中國之道爾雖然禎祥妖孽足徵興廢世

平則諱兵革時危則急戰伐天步孔艱安危何仗智
士失謀英雄含憤蕪之撫馭無術賦歛無經啓釁速
禍政苛民怨根本既虧枝葉隨仆矣昔者孔子與哀
公論攻守之道乃為之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
惠百姓此要務也嗟乎衣袂須明暮號勿恤吾親許
子圖論其憂深其見遠未雨而徹桑先事而有備不
為僥倖之計不為拘攣之見可謂禦邊之良策矣真
定守宋子政暇刻之以傳曰世有所謂不朽者此也
簡開而燧之并嘉其樂善之誠如此云

嘉靖戊戌十月朔日